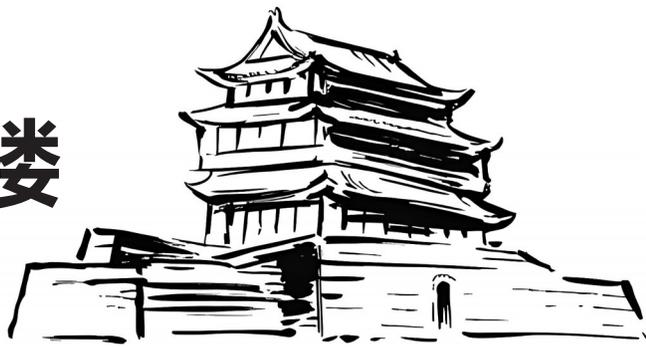


2024年8月5日/星期一

责任编辑 薛丽娟 / 美编 荆星子 / 校对 赵泽艳 / E-mail: ycwbdhw@126.com

在鼓楼



□吕魁

或许是因为古雅莎的反应没有预想的那般强烈，陈一苗一时间也没了兴致，他跑到路边的便利店买来冰镇汽水，递给古雅莎一瓶，古雅莎摆了摆手，并没接。落日余晖将这昔日恋人的影子拉得修长。短暂沉默过后，陈一苗清了清嗓子先开了口：“那什么，大美女你有空赏光一起吃顿晚饭？我请你喝一杯。”

“瞧你说的，你都到我家门口了，怎么也得上我地主之谊，哪轮得到你请？”古雅莎赶忙回应，“你有什么想吃的吗？烤肉行吗？不过抱歉啊，我很久不喝酒了，要不我找几个朋友陪你喝？”

“你别见——”“外”字没说出口，陈一苗连忙改口，“你别客气，怎么说你我都是老朋友。你说的在理，运城当然是你更熟悉，那这样，你来选地方，我来买单，你不喝酒没关系，我也喝不了太多，明天还得赶路，就不麻烦你朋友了。”

昨天傍晚，古雅莎下了瑜伽课，打开储物柜取出手机，只是一个小时没看，五个未接来电，四十七条微信未读信息。古雅莎顾不上冲澡，她给保姆回拨电话，告诉保姆，女儿萌萌舞蹈课结束后，一定要记得带她去剪头发。下周区里组织的教师节联欢会上，萌萌要上台表演小提琴。听萌萌老师说，包括区电视台在内，届时多家媒体会到现场直播。古雅莎希望女儿能发挥出色，给她好好地装装人，露露脸。演得好了，萌萌奶奶肯定会高兴。老人家疼孙女，但凡孙女取得一点成绩，老太太能在抖音、朋友圈分享半个月。老太太表达开心的方式有且只有给儿媳古雅莎送各种礼物，古雅莎脖子上戴的玉佩，手上拿的最新款智能手机，以及胳膊上挎着的，走到小城哪里都会被其他女人多瞄两眼的爱马仕包，都是女儿萌萌这一两年，或期末考试考满分，

或特长生举办的赛事获得名次，奶奶一兴奋上头，大手一挥，送给孙女她妈妈古雅莎的奖励。

叮嘱完保姆，司机还没有来，古雅莎坐在瑜伽馆VIP休息室的沙发上，喝着柠檬水，逐条翻看那一长串亮着小红点的未读信息。闺蜜群里，有人转发标题为《用这六招对付老公，保准他魂不守舍》的公众号文章，有人推荐城北商场新开的那家泰国餐厅，说味道一般，不过装修得挺有特色，撸个全妆，穿上美美的小裙子，假装在东南亚，拍照肯定出片。还有人在线征询姐妹们意见，做哪种色号的美甲更适合即将到来的秋天。古雅莎右手拇指在手机屏幕上快速上下翻动，她先是在女儿萌萌的班级群里打卡接龙，又给替她买眼霜的海外代购转了两千块钱。小助理发来本月两家甜品店的财务分析表，婆婆问她今晚是否送孙女回她那边住。

古雅莎一一回复，滴水不漏。

忽然间，陈一苗的微信头像好似飞鱼跃出海面，跳入她的眼帘。古雅莎愣住，她又看了一眼，确定新弹出的对话框，就是曾和她有过一段三年恋情的前男友陈一苗发来的。

“雅莎，你好，我是陈一苗，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我？三周前我从北京出发，计划用五个月时间骑行到新疆。今天我路过你的家乡运城，你在运城吗？若有空能否见上一面？我预计会在运城停留两天。但愿我冒昧的出现，没有打扰到你。”

一段文字后紧跟着的是一张陈一苗的自拍照。只见他戴着深蓝色摩托车头盔，黑色口罩和墨镜遮挡住了他大半张脸，远处的背景，是她再熟悉不过的运城高速公路出口。(2)

会唱歌的苹果树



□闫学温

选一个好天气，父亲从碾子沟拉回黄土，和堆在窗前的煤末子按照土一煤三的比例搅拌均匀，然后在煤堆中间挖个窝窝，浇上水润着。接着父亲会拎着一个荆条篮子，篮子里装的是母亲从炕洞里掏出的草木灰。

只见父亲快速将草木灰在北墙根向阳的地上薄薄地撒上一层，然后把润好的煤泥一锹一锹地铲到撒有草木灰的地上，仔仔细细地抹平拍实。最后用铁锹将一大块煤饼划成四四方方的小块。

煤泥拍完，就让它接受太阳的洗礼。

到了下午，看煤饼干得差不多了，父亲就用铁锹小心翼翼地把煤饼一块块铲起，按照丁字格相互支撑着侧立起来，便于吃风，干得更快些。

院里这些立起来的煤饼，在晋娃眼里，俨然就是一座带有丁字格的迷宫。他将自已想象成小人，在迷宫里穿梭，寻找着出口；想着想着，就忍不住去“迷宫”里转悠，谁知一只脚刚踏进去，就冷不丁地被父亲一巴掌“扇”了出来。父亲怕他将刚拍好的煤饼碰倒撞碎——那可就前功尽弃啦！

到了晚上，父亲用塑料布把煤饼盖起来，避免受冻。冻过的煤饼会发酥，不仅不经烧，还经常把炉火压灭！

晒上一两天，待煤饼全部干透后，父亲和晋娃将晒干的煤饼整齐地垛在窗台底下。现在窗台底下就有好大的一摞呢！

母亲加完煤饼，将炉子盖严，又将茶壶墩在炉子上。不一会儿，茶壶就“嘶——嘶——”哼唱起来。

“快起！”母亲拿着捅炉子的铁火柱在炕沿上使劲敲了一下。晋娃

无动于衷。

“喔，喔，喔——”院子里的鸡窝上，那只大红公鸡正仰着脖子声嘶力竭地叫着。

“糟糕！”晋娃一看窗外，太阳光已经落到了西墙根上。他一骨碌爬起来，顾不上窑里冷，嘴里“啾溜”着，手忙脚乱地套上了裤衩，“啾溜”一声下了炕，脸也顾不上洗，在母亲“去哪儿”的问候声里，出了窑门，打开梢门跑了出去。

跟在晋娃后面的是家里的那条土狗虎子。

放眼一场空

爬上窑顶，太阳刚坐在了稷王山的山尖尖上。晋娃嘴里呼出一团团的白气，隆冬的空气清冽而又纯净。

虎子已经超过晋娃，在前面颠着小步。站在窑顶上，可以看到翠翠姨院子里搭的红帐子，可以听到杂乱的人声。高音喇叭里，正播放着蒲剧名家景雪变的《柜中缘》：许翠莲今日里好羞惭，悔不该在门外做针线，相公进门人若见，难免过后说闲言，要说长来要道短，谁能与我辩屈冤……

在景雪变欢喜俊俏的唱腔中，晋娃撒开脚丫子，朝蝎子岭跑去。虎子嘴里咕嘟着，时而跑在晋娃的前面，时而跟在晋娃的后面，时而又在晋娃脚下绊跄着，急得晋娃恨不得踢虎子几脚。

忽然，景雪变清脆的声音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沙哑苍老的嗓音：“各位事上帮忙的请注意，马上开早饭啦！请各位在事上帮忙的赶紧回来，马上开早饭啦！”紧接着，晋娃的耳朵里传来母亲的喊叫声：“晋娃，晋娃——回来吃饭啦！”

晋娃没有理会，还在向蝎子岭飞奔。到了岭下，晋娃看见巷里的三片在放羊。(2)

□韩绍敏

幸亏土蜂群规模不是很大，在赵洋用力地拍打之下，很快就土崩瓦解，四下逃散了。赵洋长吐了一口气，回头看两个姑娘，她们躲在树后，藏在包袱下面还在瑟瑟发抖。

“没事啦，出来吧！土蜂没蜇着你们吧？”

好一会，两个姑娘才移开包袱，满是惊恐的眼睛从凌乱的头发间露了出来。一个和赵洋年龄相仿，穿着件红格格衬衫，虽然有些旧却甚是整洁，一头乌亮粗黑的短发衬托下，圆润的脸庞显得秀气而又精干，另一个略显瘦小一些，可能是她的妹妹，一双黑溜溜的眸子一眨不眨地盯着赵洋看，脸颊上还流着亮晶晶的泪水。

两个姑娘检查了一遍自身，除去裤腿上扎了好些枣刺，鞋面上满是尘土外，身上倒没有被土蜂蜇到。赵洋新编的凉帽则由于刚才用力过猛，早已被打得四散五裂、支离破碎，无法再戴。赵洋随手把它扔进了渠里，捡起自己的包袱，说道：“没事就好，你们走吧！”随后，弯腰钻进树丛，准备回到渠北继续干活。

“哎……”身后一声轻呼。赵洋回过身，红格格衣服的姑娘脸红红地看着他：“谢谢你……能不能好事



她暹渠

做到底，帮我俩取一下那个花花包包？我俩摘了一上午的酸枣！”

二

姐妹俩刚进院门，就听见父亲姚满财在屋里说话，神采飞扬地，嗓门挺高。见到两个女儿进来，姚满财急忙拿过来自己那个拉链已经坏了，带子也磨出毛边的黑色人造革公文包，从里面拿出一个塑料袋。“云云，小雨，你俩过来。今天爸在镇上扯了块布料，现在天慢慢就凉了，给你俩一人做一个外套，看看这花样子你俩喜欢吗？”

“爸，你怎么想起来买布料了，这又不是过年？家里不是都没钱吗，你挣下钱啦？”姚晓云有些吃惊。这突如其来的

惊喜让她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她看了看盘坐在炕上的奶奶，还有正在张罗做饭的母亲，她们的脸上也都洋溢着喜色。

“我马上还没有挣下钱，但是我已经找下了一个挣钱的好活，咱们很快就有钱了。”姚满财展开布料在女儿身上比画着，“前几天送你俩去书房（方言：学校），看着人家娃都穿着新衣服，爸心里就不美气。你俩都长成大女了，又在外上学，衣着打扮也很重要，不能让别人小看。今年爸挣下钱，过年的时候直接给你们买套成衣，给你奶和你妈也做件好衣服，也能在村子里逛逛，风光一下！”

姚满财今天为啥心情这么好？是因为他今天一大早去了趟金井乡，找见了老同学李茂林的弟弟李旭林。金井乡在龙居镇以西，相距不过十来里。李旭林的轧花厂就建在姚暹渠南的大路边自家的承包土地上，场地开阔，交通便利。

姚满财坐在轧花厂的门房里等了好久，李旭林才从外面回来。这家伙和他哥长得不太像，李茂林白白净净，文弱书生一个，李旭林却长得五大三粗，骑着一辆和他体型挺相配的幸福250摩托车，这在农村可是个少见的新玩意，红色的，跑起来排气管直冒蓝烟，挺扎眼。

姚满财才掏出他刚刚在村里小卖部买的四毛钱翡翠香烟（这也是他考虑了

半天，才狠下心买的），李旭林就一把把他挡了回去。“姚哥你客气啥？这两天忙得，嗓子干得都不敢抽烟了。我这有烟，这烟抽着润润的，不干，口感好。”李旭林说着，从桌子抽屉里摸出两盒硬春红梅，塞给姚满财，“你的情况我哥都给我说啦，我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的人。我这人没念下书，在外面跑还可以，厂里面的写写算算、日常管理需要姚哥你来操心。你看你什么时候能过来上班，吃住全包，有我哥的脸面，工资上肯定不亏你，一天6块钱，一个月180。另外，你抓紧时间给咱们招上几个年轻小伙，管吃，一天5块钱，一个月150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这还能怎么样，城里面那些干公家事的每月也不过一百四五吗？姚满财心里是十二分的满意。离开了轧花厂，姚满财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穿行在姚暹渠南堤的林间小道上，金秋的凉风凉爽吹来，清爽而惬意。他索性车闸一捏，把没有车撑的自行车往路边树上一靠，找了块石头面南坐了下来。蓝天白云下，中条山的每一根筋骨都清晰可辨，大大小小的村庄散落在灰黄绿红交错分布的旷野里，如蚁般的农人在田间忙活着，甲虫一样的拖拉机在地头穿梭着，发出一阵阵轰鸣……

这，就是他赖以生存的土地！(2)